

熙
朝
新
語

熙朝新語卷十一

古欽 余金 德水 輯

乾隆九年重修翰林院落成。十月二十七日
聖駕臨幸。送兩掌院大學士入署。

御書扁額二。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

賜宴賦詩。以唐張說麗正書院詩東壁圖書府五律
四十字爲韻。

御製東字音字韻

敕諸臣各分一字。是日與宴者一百六十餘人。燕次

中和清樂奏玉署延英之曲。令伶人演唐沈佺期宋之問昆明賦詩故事。更仿柏梁體聯句。

召至

御前

賜酒者大學士而下十三人。

上諭大學士掌院諸大臣曰。致治當崇實政。爲學當務躬行。勿專尚文詞。我君臣所宜共勉。燕畢復拜。

御集文綺綵箋之

賜。並

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貯院中。是日
上御清秘堂小憩。復得七律一章。亦
宣示諸臣。翰林院宴畢。

駕幸貢院周覽號舍。軫勞士子辛勤。

御製七律四章。勒石至公堂。自古帝王未有之盛舉
也。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聖賢之學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經術其根
柢也。詞章枝葉也。翰林以文學侍從。近年來因朕每

試詩賦。頗致力於文章。而求沉酣六籍。含英咀華。究經術之閭奧者。不少概見。豈篤志正學者鮮歟。抑有其人而未之聞歟。夫窮經不如敦行。然知務本則於躬行爲近。崇尚經術。良有關於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聞之。宗人府府丞任啟運。研窮經術。敦僕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潛。學有本源。雖未可遽目爲通儒。收明經致用之效。而視獭祭爲工。翦綵爲麗者。迥不侔矣。今海宇昇平。學士大夫舉得精研本業。窮年矻矻。宗仰儒先者。當不乏人。奈何令終老牖下。而詞苑中

寡經術士也。大學士九卿外督撫其公舉所知。不拘
進士舉人諸生以及退休閒廢人員。能潛心經學者。
慎重遴訪。務擇老成敦厚純樸淹通之士。以應精選。
嗣內外所保舉四十九人。十六年。

諭大學士九卿再行虛公覈實。確舉以聞。如果衆所
共信。卽不必考試。於是公同會核。得陳祖範。吳鼎。梁
錫璵。顧棟高等四人。

上諭。旣衆論僉同。其平日研窮經義。必見之著述。朕
將親覽之。以觀實學。在京送內閣進呈。在外行督撫

取不必另行繕錄。致需時日。啟勦襲廣鼎之弊。於是
吳鼎進彖數集說一部。集說附錄一部。易問一部。春
秋傳選義一部。易堂問目一部。考律緒言一部。梁錫
璵進易經揆一一部。吏部帶領引

見奉

旨俱以國子監司業用。各

賞紗一疋。

召對勤政殿。

上曰。你們以經學保舉。朕所以用你們去教人。但窮

經不在口耳。須要躬行實踐。方能教人。尋將進士陳祖範。顧棟高。俱授司業職銜。

鶴山梁兆榜。乾隆庚午辛未聯捷。場前夢神人告曰。汝三甲二十八名也。及殿試榜發。竟得三甲第八名。上以二甲人數過多。

命將二十卷分置三甲。於是仍爲三甲二十八名。始信數由前定也。

秦澗泉大士。乾隆壬申狀元。散館前求籤於正陽門關帝廟。有靜來常把此心捫之句。疑己有隱慮而神

倣之云。然時自訟終不解也。及試

欽定賦題松柏有心。以題爲韻。第四段忘却心字本韻。閱卷大臣俱未檢及。

上指出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始悟神已先示之矣。

盧學士文昭有張遷碑。拓手甚工。澗泉愛而乞之。盧不與。一日乘盧外出。入其書舍攫取而去。盧歸知之。追至其室。仍奪還。未半月秦暴亡。盧往奠畢。袖中出此碑。哭曰。早知君將永訣。我當時何苦如許吝耶。今

耿耿於心。特來補過。取帖向靈前焚之。頗有延陵挂劍之風。

乾隆己未新進士

朝考題賦得因風想玉珂。袁簡齋校有句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諸總裁以語涉不莊。將損之。尹文端公力爭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特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必需教習也。倘進呈時

上有駁問。我當獨奏。於是羣議始息。簡齋館選後乞

假歸娶。朝士贈詩甚多。毘陵程文恭公景伊一絕云。
金燈花下沸笙歌。寶帳流香散綺羅。此日黃姑逢織
女。漫言人似隔天河。蓋戲之也。

費雲軒元龍。乾隆丙辰進士。知四川綿州時。有惡棍
爲地方害。費廉得其罪狀。杖斃之。閱三日復活。後毆
其母。母持一罈來控曰。此逆子藏魂罈也。先將生魂
煉藏此罈內。官用刑乃血肉之軀。以久煉魂。治新傷
體。三日卽平復如故。求先毀其罈。散其魂。庶逆子可
除。如其言。果斃杖下。傳言晉殺秦謀。七日而蘇。此種

事自古有之。然邪不勝正。況又逆倫。天壤間豈容梟獍漏網哉。

陽湖蔣太史麟昌。乾隆己未進士。館選時年甫十九。生時其祖夢異僧擔十三經至其門。俄而長孫生。故小名僧壽。及長。自夢一僧畫麒麟一幅與之。故名麟昌。二十五歲卒。卒後三日。其孤甫三歲。牽帷見其父僧衣冠端坐其中。人以爲戒律僧託輪迴者。然生平又痛詆佛法。不可解也。

連江胡給諫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姊病。往視之。姊

已昏迷。聞胡至。聳然起曰。弟來省我。甚善。然弟宜速歸。胡不肯。姊起用手推之。家人不解其故。胡既去。姊語家人曰。我方死去。押差將我送至城隍廟。路遇一役曰。舊城隍陞去。新城隍將到任。汝且暫候。問新城隍何人。卽鵬南也。我驚醒。不意鵬南恰坐我床上。故勸令回家。汝等可往探之。如其言覘胡。則已沐浴朝服而逝矣。

史文靖公館課庶常。出春日卽事題。管水初一清詩。中有一聯云。雨三點雨逢寒食。廿四番風到杏花。文

靖歎賞。拔置第一。時人以管杏花呼之。

杭州有負販者。目不識丁。而酷好度曲。與人言往往五七言連屬。若歌謠然。人笑之而已。其母死。哭曰。叫一聲。哭一聲。兒的聲音娘慣聽。如何娘不應。一字一淚。出於至誠。真天籟也。

儲宗丞麟趾。庚辰奉

命祭告嶽瀆。宿郵亭。一夕燈花散采。倏忽變現。噴煙高二三尺。有風霧回旋。呼家人聚觀。共相詫異。戒勿動。比寢。夢仙人五六輩。招至一所。上書赤雲岡三字。

呼儲爲雲麾使者。諸仙列坐聯句。有稱海上神翁者。首唱曰。蓮炬今宵散瑞芝。次至五松丈人續曰。羣仙佳會飄吟髭。又次至東方青童曰。春風欲換楊柳枝。旁一女仙曰。此雲麾過凌河句也。奈何竊之。相與一笑。忽燈花如爆竹聲。諸驚醒。亦無他異。

尹文端公總督江南時。年才三十。人呼爲小尹。海寧楊次也守知。康熙庚辰進士。以道員候補南河。年七十矣。文端知爲老名士。所以獎慰之者甚厚。楊喜。自指其鬢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

近黃昏。文端應聲曰。不然。豈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駭然出語人口。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清新若此。

乾隆八年十月十六日。

上自盛京還。道入榆關。登澄海樓望海。雪霽千峰。波明萬頃。天容海色。洵屬奇觀。時張文敏公照。梁文莊公詩正侍從。因奉

命聯句。凡字畫涉水部者概不用。仿歐陽咏雪禁體也。十九年秋。

上自吉林至盛京恭謁

三陵禮成旋蹕以十月二日入關再登澄海樓距癸亥前遊周一紀矣星霜亟易風景猶新爰舉成例命汪由敦劉綸用禁體疊前韻既暢登臨並誌歲月洵昇平佳話也

莊滋圃有恭乾隆己未第一甲第一名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官浙江巡撫時乾隆二十七年

聖駕三次南巡過嘉興侍

上遊鴛鴦湖。登煙雨樓。樓中舊有錢陳羣書。趙孟頫耕織圖詩屏。並敬書。

御製罇鍾特磬二銘於壁。

上指陳羣所書以問有恭。奏言臣目近視。實不能見。上大笑。隨

召有恭聯句。用石鼎體。自來

上聯句皆

召扈從諸臣。未有獨

命大吏者。真異數也。

羅江李石亭化楠。乾隆壬戌進士。爲浙江餘姚令。民有犯竊者。訊係初次。卽喟然曰。此良民也。爲飢寒所迫。坐無業故蹈此耳。捐俸錢構屋三十椽。令居其中。募城中技能之師。假官錢爲資本。授以所業。業成。其師具保狀領出。習其業以餬口。終身不再犯。化莠爲良之法。莫妙於此。人性本善。諒哉。

錢稼軒維城。乾隆乙丑四月夢見天榜狀元爲金谿李建中。己爲探花。及榜發。錢竟爲狀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謂夢爲無據耶。何以姓名巧合。謂夢爲有真。

耶。不應前後顛倒。豈臨期亦有更換耶。

王司農際華。年十七入錢唐學。偶遊湖鳴寺夢影堂。老僧以線香五十四枝與之。曰。汝乃我弟子也。官刑名後當來歸。後中乾隆乙丑探花。由編修累官至戶部尚書。兼署刑部。壽五十四而終。

長洲蔣時庵元益。雍正己酉科鄉試。入頭場之日。其祖母顧太夫人夢天門開。一星冠羽衣人自日中出。手持黃紙一卷。冉冉而下。自言我斗府真人也。太夫人篤信二氏。亟拜之。因問我孫鄉試有名否。真人不

荅展手中黃紙示之。乃第一名蔣元益六字。及榜發報至。乃中九十五名。方訝名次之不符所夢。至乾隆乙丑。竟中會元。始知前所夢見者會試榜也。相去十六年。早經註定耶。與稼軒事又適相反矣。

李尚書宏總督南河。嘗有句云。過潁應知因搏致。徹桑須及未陰時。二語隱括治河要指。凡從事河工者。當有味斯言。

漳浦蔡相國新。乾隆丙辰傳臚。改庶吉士。累官至禮部尚書大學士。年八十。

予告。

上優崇故舊。

御書盛世耆英四字以

賜之。初公以康熙己丑年十二月初五日生。有日者推之曰。福星也。位極人臣。壽享大耋。已而果驗。

乾隆九年。舒少司馬赫德上廢科目疏。其略云。科舉憑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況積弊已深。僥倖日衆。古人詢事考言。其所言者。卽其居官所當爲之職事也。今之時文。徒空言而不適於用。此其不足以得

人者一。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辭詭說。蔓衍支離。以爲苟可以取科第而止。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經。每經擬題多者不過百餘。少者僅止數十。古人畢生治之而不足。今則數月爲之而有餘。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預擬而得。荅策就題敷衍。無所發明。此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於心術之邪正。今之僥倖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應將考試條款改移而更張之。別思所以遴拔真才實學之道。云云。奉

旨飭議。時鄂文端公爲首相。力持議駁云。謹按取士之法。三代以上出於學。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科舉之法每代不同。而自明至今則皆出於時文。三代尙矣。漢法近古而終不能復古。自漢以後累代變法不一。而及其旣也。莫不有弊。九品中正之弊。毀譽出於一人之口。至於賢愚不辨。閥閱相高。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者是也。科舉之弊。詩賦則祇尙浮華而全無實用。明經則專事記誦而文義不通。唐趙匡舉

所謂習非所用。用非所習。當官少稱職吏者是也。時文之弊。則今舒赫德所陳奏是也。聖人不能使立法之無弊。在乎因時而補救之。蘇軾有言。觀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道在於責實。蓋能責實。則雖由今之道而振作鼓舞。人才自可奮興。若專務循名。則雖高言復古。而法立弊生。於造士終無所益。今舒赫德所謂時文經義以及表判策論。皆爲空言。勦襲而無所用者。此正不責實之過耳。夫凡宣之於口。筆之於書者。皆空言也。何獨今之時文爲然。且夫時文取士。自

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變者。非不欲
變。誠以變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後。且就此而
責其實。則亦未嘗不適於實用。而未可一概訾毀也。
蓋時文所論皆孔孟之緒餘。精微之奧旨。未有不深
明書理而得稱爲佳文者。今徒見世之腐爛抄襲。以
爲無用。不知明之大家如王鏊。唐順之。瞿景淳。薛應
旂等。以及

國初諸名人。皆寢食經書。冥搜幽討。殫智畢精。殆於
聖賢之義理。心領神會。融治貫通。然後參之經史子

集以發其光華。範之規矩準繩。以密其法律。而後乃
稱爲文。雖曰小技。而文武幹濟英偉特達之才。未嘗
不出於其中。至於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於性成。雖
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爲時藝咎。若今之抄襲腐
爛。乃是積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轉咎作法
之涼。不已過乎。卽經義表判策論等。苟求其實。亦豈
易副。經文雖與四書並重。而積習相沿。慢忽既久。士
子不肯專心肄習。誠有如舒赫德所云。數月爲之而
有餘者。今若著爲令甲。非工不錄。則服習講求。爲益

匪淺。表判策論皆加覈實。則必淹洽乎詞章。而後可
以爲表。通曉乎律令。而後可以爲判。必有論古之識。
斷古之才。而後可以爲論。必通達古今。明習時務。而
後可以爲策。凡此諸科。內可以見其本原之學。外可
以驗其經濟之才。何一不切於士人之實用。何一不
見之於施爲乎。必變今之法。行古之制。則將治宮室。
養遊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
是。又將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毋乃徒爲
紛擾。而不可行。又況人心不古。上以實求。下以名應。

興孝則必有割股廬墓。以邀名者矣。興廉則必有惡衣菲食。弊車羸馬。以飾節者矣。相率爲僞。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虛名。以干進取。及乎莅官之後。盡反所爲。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舉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數。又何益乎。若乃無大更改。而仍不過求之語言文字之間。則論策今所見行。表者賦頌之流。是詩賦亦未嘗盡廢。至於口問經義。背誦疏文。如古所爲帖括者。則又僅可以資誦習。而於文義多致面牆。其餘若三傳科史科名法書學筭崇文宏文生等。或駁雜蕪

紛。或偏長曲技。尤不足以崇聖學而勵真才矣。則莫若懲循名之失。求責實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補救之爲得也。我

皇上洞見取士源流。所降

諭旨。纖悉畢照。司文衡職課士者。果能實心仰體。力除積習。杜絕僥倖。將見數年之後。士皆束身詩禮之中。潛心體用之學。文風日盛。真才日出矣。然此亦特就文學而言耳。至於人之賢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決定者。故立法取士。不過如是。而治亂盛衰。初不由

此無俟更張定制爲也。舒赫德所奏應毋庸議。奏上奉

旨依議。科目之不廢者。文端之力也。

齊次風少宗伯目力過人。嘗銷夏萬松山中。見雲起處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峯顛。蹤跡之獲石數枚。有文印之成書畫形。後積聚漸多。因以作譜。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紀之。一時名流咸屬和焉。

乾隆甲戌科首題唐棣之華至未之思也。場中文有用腸一日而九迴句者。

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

命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

命再頒禮部。順天府外簾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鵠。並嚴重磨勘。以下科爲始。磨勘試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以向來磨勘俱視爲具文。是以

特派大臣詳加校閱。除試帖初添可稍寬。至制藝既經入彀。不應復有疵謬也。二十四年秦司寇蕙田進呈磨勘順天等省試卷。

上閱順天第四名邊鸞禧文。有飲君心於江海之語。

上云。揆其命意。不過如飲和食德常言。而蕪鄙雜湊。遂至不成文義。此豈字句小疵。雖不宜以一語擯棄。亦何至濫廁前茅。著將該士子及主考官交部隨議。邊嚮禧罰停會試五科。主考官奪俸。並

諭嗣後定議敘議處例。有原勘京堂等官全未磨出。經覆勘大臣指出者。交部嚴議。有原勘出一二。經大臣覆勘。尚多挂漏者。亦交部議。有能悉心檢閱。秉公舉出。覆勘無遺者。交部議敘。於是乎磨勘始嚴。而場屋之文斤斤繩墨矣。

蔣編修士銓修南昌府志。夜夢一偉丈夫來見。曳傘
戎服。叉手不揖。自批其頸曰。吾頭豈白所者。蔣驚醒。
知有冤抑。查舊志有段將軍。乃史閣部麾下副將。死
於揚州者。新志並無其人。亟爲載入忠義傳中。

南康謝蘊山啟昆。知揚州府時。修葺明史閣部祠墓
畢。夢閣部來見。因問爲公修葺祠墓。公知之否。曰。知
之。此守土者之責也。然要非俗吏所能爲。問己官階。
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問將來有子否。曰。與其有子
而名滅。不如無子而名存。因問公祠中尙少一聯。應

作何語。曰。一代興亡歸氣數。千秋廟貌傍江山。謝爲書丹泐石。今存祠內。

嘉定秦簪園大成。乾隆己卯舉於鄉。斷絃續娶。婚夕新婦悲啼不止。問之曰。妾幼許鄰村李氏子。父母嫌貧。逼休改嫁。竊念身更二姓。名節有乖。是以痛耳。秦聞之悚然曰。何不早言。幾成吾過。乃趨避外舍。命僕召李。李至語之故。且曰。今夕良辰。可於敝廬合卺。所有奩資舉以相贈。李感激涕零。莫知所對。三朝後夫婦叩謝而去。癸未會試。秦中第三名。殿試前夢至文

昌宮。適關帝至。問今歲狀元何人。文昌以某對。忽見一婦人跪帝前云。某爲我夫弟。夫死後某凌虐備至。憂鬱致死。文昌曰。此人短行。安可大魁。爲期已近。誰可易者。命吏查後科狀元何人。吏捧冊呈閱。文昌曰。秦大成本以孝行該中。丙戌狀元。查伊又有還妻一事。擢早三年亦爲允協。帝曰。然。秦遂寤。是科竟大魁天下。

歷代帝后圖像向貯內庫。乾隆十四年命工重加裝潢。移藏於

南薰殿自太皞伏羲氏而下。爲軸者六十有八。爲冊者七。爲卷者三。先聖先賢圖冊五。詳定位置。次第甲乙。歲以盛夏曝而度之。局鑰惟謹。又明諸帝玉冊向貯工部外庫。今附藏殿之西室。仰見我國家優禮先朝。隨在盡其誠敬如此。

乾隆癸酉科。江西分宜縣知縣。天門陳大經。分校鄉闈。入簾前一夕。夢迎天榜鼓樂甚盛。送一扁額至其家。書曰三元及第。已而本房取中七人。內三人爲樂平。胡羽堯翹元。大庾戴箕圃第元。南昌彭芸楣元。瑞

後皆登進士第。所謂三元及第也。胡官至光祿寺卿。戴官至太僕寺卿。彭官至協辦大學士。

乾隆壬申會試。榜發後。

恩命落第舉子年逾耄耋者給與職銜。當塗徐位山文靖年逾九十。

欽賜翰林院檢討。著有山河兩戒攷。禹貢會箋。皇極經世考。管城碩記。又嘗以之乎者也矣焉哉七字冠首。爲七言長句十章。奇才瞻思爲前人所未有。其仲子應樞博求故實。逐句爲訓。亦佳士也。

向例禮部會試。榜發後呈進會試登科錄。內俱有恭進

皇太后及

皇后各一本等語。乾隆二十八年奉

上諭。此係沿襲具文。非事關典禮者可比。況我朝宮闈肅穆。不惟一切政務從不與聞。卽尋常細事亦無絲毫干預。似此相沿舊套。徒費抄寫。自應停止。以後著爲令。

梁階平國治。父官刑部司獄。向詣獄者司獄官輒有

所索。梁獨屏不受。督獄卒潔蠲惟謹。一切可以方便。著多方調護之。二十年如一日。擢刑部主事。卒後階平大魁天下。官至大學士。人謂陰德所致。

熙朝新語卷十一終

熙朝新語卷十二

古歛 余金 德水 輯

康熙間

特恩開千叟宴。自王大臣以及士庶。年六十以上者皆預。乾隆間

高宗復舉行曠典。與宴人數視昔加倍。年九十以上者

召至

御前侍食。

天顏和煦。

恩賚優隆。一時杖朝而出。感頌

皇仁。歡騰閭巷。又乾隆四十八年。普宴宗室於

乾清宮。自王貝勒至四品頂戴者一千三百八人。有事不與宴者五百六十九人。各

賜如意朝珠文玩綺帛銀兩有差。

國家養老親親至意。實爲曠古所未有。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

命開四庫館。校定永樂大典。訪購天下奇書。著各省

督撫採訪彙集上於

朝。仍

命翰林注明月日。俟呈乙覽。辦竣後乃給還本家領回。書進時派總裁總纂等官辦理。書成

欽定爲四庫全書。此漢唐以來未有之盛舉也。於時在朝諸臣及各省紳士紛紛奏進。惟鮑士恭馬裕范懋柱汪啓淑四家多至六七百種。

上嘉之。

賜內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朝臣黃叔賢勵守謙

國朝新言 卷十二
紀昀。紳士周厚堦。蔣曾瑩。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璉等。
各進呈一百種以上。

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各一部。

昌樂閭懷庭循觀。少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
於鄉。其學一以程朱爲宗。而孝行尤篤。少而孤。及長。
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淫雨。衆水交匯。
每夏秋之交。天將雨。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後
行營乞假。卜吉兆而遷焉。後登乾隆己丑進士。官吏
部主事。

滋陽牛真谷運震雍正癸丑進士乾隆初薦舉博學鴻詞。

廷試未取。後官陝西秦安平番等縣。有政聲。嘗與人書云。僕爲縣官有三字。曰儉簡檢而已。儉者薄於自奉。量入爲出。所謂以約失之者鮮。此不虧空不婪贓之本也。簡者令繁則民難遵。體冗則下難近。一切反之。毋苛碎。毋拘執。毋聽陋例。毋信俗諺。儀從可減則減之。案牘可省則省之。檢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處分。上司有考課。豪強將吾伺。奸吏將吾欺。入一錢

乙諸簡將母納賄施一杖榜諸冊。將母濫刑。此檢字訣也。後年五十三無疾而歿。歿之前數日。屢夢遊金碧樓臺。醒語家人曰。吾將尋吾好夢。設不醒。慎勿驚。果睡去。豈慧業文人赴玉樓之召耶。抑醇儒循吏歿而爲神耶。未可知也。

納蘭慎齋峻德。詩格幽秀。嘗寓盤山天城寺。與水月菴僧然西以詩往還。係於小犬之項。云相望一峯隔。相呼恐不聞。寄詩憑小犬。好去度深雲。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今憑犬寄書之句。蓋不知陸機黃耳。千歲

寶掌白犬故事也。但犬寄詩則古所未有。可爲廖融添一詩奴。

金匱梅里黃氏女。年十九歸同里吳希言。三年生一子。甫三月。希言與其子相繼歿。姑以哭子及孫亦歿。翁名德星。故疎曠。不善治生。黃哭慰之。盡賣嫁時衣。以供甘旨。且買妾進焉。翁憐其誠許之。妾入門五月。甫有身而翁又死。黃仰天呼曰。吳氏之祀斬矣。天若閔予志。奪子算而畀吳氏以男也可。旣而妾果舉子。不三月妾復去。惟黃自抱翁子於懷。哺以糜。啼則以

乳就之時黃已喪兒兩載。乳絕潼矣。無何乳忽至。遂終乳之。人謂黃氏一女子。於翁爲忠爲孝。於夫爲節。於翁子爲慈。其行卓有可傳者。觀於絕乳復生。不可謂非誠之所感也。

崑山曹孝子起鳳。父子文。賈於蜀。歲寄金錢歸。俄而耗絕。孝子年十六。遇蜀客云。其父已死。然弗知死所。孝子大慟。將往求父骨。貧不能行。長洲潘君爲緡贈以百金。遂就道陸行。由豫入秦至蜀。南抵滇界。西達金川。書牒於背。逢人輒哭。訴所由。久之無知者。金盡。

反成都。乞於鄉人之爲客者。合助之。又得數十金。孝子大哭曰。此行不得父骨。金無由再致。吾亦不復生還矣。乃禱於諸葛武侯祠。神示令東向行。失道七日。無人蹤。及西陽。積雪盈尺。足趼不能前。踣土穴中。兩日。有士人項生許生過之。羣鴉遶穴而鳴。異之。見僵尸氣微屬。視背牒詫曰。孝子孝子。掖以歸。灌之蘇。問故止宿。進酒肉。孝子弗食。曰。不見父棺。不食此矣。其夕夢經荒原。一老父與數人坐林中。見孝子至。撫掌大笑語曰。月邊古蕉中鹿。兩士申可食肉。覺而誌之。

遂辭去。兩人留之。不可。偕送之行數里。不忍別。忽經荒原如夢所見。白楊下有棺。纍然。孝子心動。泣不止。兩人問故。語之夢。兩人曰。有微人胡姓者。居此日久。相距不遠。盍往詢之。從之。見胡生。良久曰。噫。信。頗記十年前。鄉人曹姓客死。殯於是。以所遺牙牌納棺中。其殆是乎。然非白諸官莫驗也。遂引訴之。酉陽巡檢。白州牧。飭里長。察諸棺多有主名。而一棺獨無。啓棺見骨。孝子漬血驗之。沒骨。棺有牙牌。文曰蕉鹿。孝子曰。是矣。月邊古胡也。蕉下鹿牌也。何疑乎。遂撫棺大

哭收骨行。項生許生爲設祭。祭畢以饌肉食孝子。曰。同子之不食肉者以未見父棺耳。今則旣見矣。憶與子遇土穴中。日在王申。今六十有一日。又值王申。夢盡驗矣。豈非天哉。孝子再拜謝。兩人交餽之贐。遂負骨歸。過洞庭湖風作。兩日不得渡。同舟者疑之。且大索。孝子恐禱於洞庭君。風立止。旣歸葬其父。廬墓以終。乾隆四十九年卒。壽七十二。長洲莊太守學和作曹孝子紀略。

李眉山錯。正黃旗漢軍人。官筆帖式。少司寇輝祖之

子相國索額圖之壻也。家世貴顯而性耽清寂。偕其配隱居盤山。鷹青峯下。號鷹青山人。又號焦明子。喜行無人徑。嘗歷谿谷中。犯雨雪遇蛇虎不顧也。歲一至都郡。畱一二日輒歸。人罕見其面。時謂有靜癖。詩文古奧峭削。自闢門徑。視世之以篤花爲國妝。以紅粟爲法物者。超然遠矣。

丙辰詞科之徵。有祖父以己未鴻博起家。而其後人復薦薦辟者三人。秀水朱竹垞檢討孫稻孫。華亭王文恭公孫祖庚。宣城施愚山侍讀孫念曾。兩世俱應

大科之

召亦盛事也。

西人測算之法本於周髀。自中土失其傳。西人改易名目以衍其術。世遂奉爲絕學。餘姚邵子政昂霄通中西之術。推測布算。細析豪芒。手製儀象。西人見者咸服其精巧。著有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專論天文算數之術。分十有四目。皆援引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邏巴之說。頗爲精密。

歸安沈東甫炳震。世居竹墩。爲東南望族。東甫少時

卽淬厲於學。爲諸生有聲。屢困場屋。遂謝舉子業。專攻古學。於經史子集多丹黃鉤纂。考訂博辨。而新舊唐書合鈔二百六十卷。尤生平注力。積十數年而成。丙辰應

召試。不遇歸。後錢香樹司寇以唐書合鈔奏聞。奉

旨付詞館。采取彙刻。頒布天下。時東甫已歿。可謂鬱於生前。榮於身後者矣。

縣州李兩邨調元。乾隆癸未進士。改庶吉士。至丙戌

春同年崇慶何希顏明禮計偕入都。抵寓甫一日。卽夢見李端坐堂上。然燭繙書。書中所載隱約皆官爵姓氏。煌煌大書。旁若有神護持之者。意此中祕書非人間有也。已而李散館。改吏部主事。始悟何夢中所見乃銓部官冊耳。

儀徵張孝女巧姑。父曰天相。病痺不能起立。兩兄傭他所。孝女獨與父居。乾隆九年正月十八夜。比鄰不戒於火。火延及門。孝女狂號負父出。未及門而仆。與父俱死。年甫十四。明日出其屍灰燼中。猶肩承父屍。

握父手弗釋。邑人建石幢。書孝女死父狀。誌其處。謹

錄之以俟采風者。

按孝女事於嘉慶三年。縣丞申淑。泮濱渠得石幢。聞於邑令。申大吏。

入奏得。

旌典。都轉曾公燠爲文記之。并系。

以詩。後邑令屠琴陽倬亦書其事。并作歌焉。

長清曾孝女衍綸。宗聖裔也。父尙增以庶吉士出爲知縣。累遷知郴州。衍綸年十一。從父於官。母病痿不能起。衍綸侍湯藥。凡四載不少休。衍綸憊甚。一夕母謂衍綸暫假寐。命老嫗秉燭侍幃側。火然及幃。老嫗突出呼救。衍綸突火入抱母號。父自外聞之。趨至。亟呼救者挾衍綸出。衍綸嚙其手至骨。挾者痛釋手。衍

綸大呼曰。速救夫人。夫人出我乃出。已復突火入。而煙囂牀。救者不得入。遂與母俱燼。旣滅火。衍綸身覆母。繫結不可解。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乙亥事也。巡撫聞於

朝。得

旌如制。榔人爲祠祀焉。

乾隆二十九年。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每晨鬻菜於道。得錢以養母。一日拾遺金一封。歸而遺其母。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駭而卻之曰。汝一窶人。計力所得日

不過百錢分也。今什伯之不祥。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遭鞭責死矣。促持至其所。遺金者適至。語以故。還之。其人得金立馳去。市人怪其弗謝也。聒之令分金。酬賣菜者。其人不肯。詭曰。予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有司過而訊之。佯怒責菜者。鞭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以授賣菜者曰。汝妄得吾鞭。以是償汝。且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宣城湯鵬千偉。康熙二十九年領鄉薦。至乾隆初始
得選江寧教諭。年已七旬。天真爛漫。若童子然。夏月
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棗。童子環啖之。湯曰。
盍畱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時學舍穿漏。
每大雨。湯輒持繖坐承霽下。白髮淋漓。客駭問之。則
蹙然曰。大成殿未修。先聖露居。某敢卽安乎。紳士聞
之。肅然。未幾。爭相營構。宮牆煥然。

乾隆四十三年夏。劉文正公爲東閣大學士。早朝至
東華門。在肩輿中端坐而逝。鼻垂五箸長尺餘。戶部

尚書額駙福公隆安奏

聞。

高宗震悼輟朝。卽日

聖駕親至東直門

陽邸臨其喪。時文正子壩官江西按察使未歸。

上撫其孫慰之。諸大臣勸

上迴蹕。

上哭至

乾清門。流涕謂軍機大臣曰。朕失一股肱矣。可想見

聖主賢臣明良契合之盛。

乾隆三十一年。吳縣張酉峯書勲。以舉人就挑得知縣。行捧檄出都矣。及會榜發。獲雋。

廷對竟得大魁。以知縣中狀元。奇遇也。

相傳是年酉峯公車未發時。資斧無措。商於至戚某翁。翁故盛德。然力無以應。吳中有所謂七賢會者。每人各出金若干。以六赤置盎中。覆而三搖之。彩勝者先收金。而後稱息以償。數月一舉。徧七人而止。翁有會已兩舉。尙未得彩。是月值會期。私念若得之。可百

金足以濟張用矣。然得失未能逆料也。屆期因僞爲疾。而約同會五人飲於其家。酒半將卜彩。令老嫗傳語曰。主人畏風臥幃中。可延客至臥榻前奪彩乎。客曰諾。傳籌至翁名。遽呼持盞入幃中。客靜聽三響畢。持盞出幃外揭視之。六子皆赤。皆大笑曰。得彩得彩。勿藥有喜矣。客旣散。翁蹙然曰。余生平不作欺人事。今爲張孝廉計。不得已出此。可愧耳。蓋翁預置瓊爨與盞各兩。先列上彩色樣。易以示客。計在必得也。已而笑謂所卜之彩究竟何色。揭盞試觀。亦六子皆赤。

是年張捷南宮。人謂文星所照。神或助之。若某翁之
不憚自污。以濟人急。其高誼不可及也。或曰此係某
探花事。俟考
錢塘王文莊公際華。乾隆乙丑一甲第三人及第。通
籍三十一年。蒙

恩賞福字二十四幅。乙未冬重加裝潢。懸

賜第之東。顏曰二十四福堂。

太常寺署中。有蝴蝶黃色大如茶盃。吏人欲見之。呼
曰老道。則飛至掌中。有欲害之心。則飛去。相傳自明
嘉靖至今三百年物也。乾隆戊申冬。

高宗齋宿

郊壇詢太常寺卿。乃以盒盛進。有

御製太常仙蝶詩。

命仍送歸寺內。

米萬鍾得異石於大房。東牲載書以告甬東薛岡。見之復代石報米書。二書當時傳誦以爲韻事。此石棄置良鄉縣多年。乾隆間

命運至昆明湖之樂壽堂。

賜名青芝岫。有

御製詩。當日委諸榛莽。一旦託足蓬瀛。士之願致青雲者。觀此可以興矣。

贛州鄧慕濂元昌。爲諸生有聲。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遂屏棄舉子業。一以理學爲歸。慕濂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必長跪請罪。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畱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

貧人子拾秉穗者。招之曰。來。汝母然近吾。吾教汝讀書。能背誦者。量穀與汝。羣兒爭昵就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既使諷章句。既以俚語譬曉之。羣兒踴躍受教。既卒穫。羣兒噪曰。穫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輒就學焉。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人見慕濂過。必起立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長洲沈立方執中。邑諸生。屢試不售。年五十餘棄舉。

子業。循覽儒先傳註。旁通內典。久之有省。題其室曰
心太平居。作太平吟四首。以恬淡虛無分屬焉。其一
曰。國太平。境無虎。家太平。人安堵。身太平。揚蹈舞。心
太平。去城府。藝硯田。逃稅戶。抱遺經。唾塵腐。山水綠。
月三五。胡蝶夢。日卓午。四海大。胥樂土。三萬場。畢吏
部。子孫魯。篤斯祐。天甚普。人何苦。其二曰。國太平。煙
無埃。家太平。蔬滿園。身太平。隨左右。心太平。泯聲臭。
一瓢飲。安且富。五柳風。入寬袖。繁華夢。牛馬走。錦繡
林。嚴霜帚。醉山水。不在酒。淡蕩友。對清晝。疏松奏。長

眉壽石可漱。居何陋。其二曰。國太平。聖神代。家太平。
高曾在。身太平。退藏會。心太平。絕瑕類。一炷香。無晨
晦。半輪月。空呈礙。幾點煙。渺泰岱。想非非。夢環珮。耳
到順。通天載。原出峽。放宇內。雲可栽。鏡相對。紛藻繪。
休滓穢。其四曰。國太平。巍蕩天。家太平。寧謐邊。身太
平。無事仙。心太平。不二禪。仰碧落。識太元。俯混茫。忘
魚筌。浮雲去。何處牽。清虛來。自在眠。繪聲手。不在川。
忘言詩。不著篇。浮漚幻。月輪圓。看轉旋。識幾先。頗有
康節行窩。伊川擊壤之樂。

吳縣周景曾聖與。每以盡倫爲窮理之實。嘗榜其室曰。學喫虧。尋快活。

長洲何漚山。江邑諸生。常佩一囊一箠。途中見字紙粒米。必拾取之。家貧課徒自給。而性好放生。有餘輒濟親友。人以窮孟嘗目之。晚耽禪悅。八旬外猶健飯。日行五六十里。不知疲。時

高宗詔錫老榜官。漚山年例應得檢討。人勸之試。曰。吾福相薄。驟邀

恩賜。恐生災患耳。嘉慶初。奉

詔舉孝廉方正。當道將以漚山名應徵。辭曰。捫心自問。字字負疚。何敢冒爲。且不就老科。而就制科。更折福矣。年九十有七。無疾而終。

長洲余仲林蕭客。與汪竹香元亮。周定生琳。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所著五經鉤沉。彭大司馬采以進呈。奉旨入四庫全書。儒林重之。

崑山張潛文予焯。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肉和藥以進。父歿。終身孺慕弗衰。性好施。出私財爲族人親戚營葬。不計數。漆工祁天章者。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

金勸令娶。祁諾受金去。明日過祁。察其容甚戚。詰之。不肯告。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反其金如前。往語之曰。爾有遺乎。曰否。如是者三。張曰。爾欺我。出金袖中曰。此非爾遺乎。祁大喜。以爲誠然。張又嘗遇賣菜傭夫百錢。忿欲死。張呼至家。令家人平菜而陰納錢菜甲中。錢墮地。張佯驚曰。爾錢乃在。用是家中落。而施不衰。人呼之曰張善人。

江州崔進士念陵。需次京師。聘某姓女鸞嫵爲妾。崔故貧士。歸家省親。不能俱載。寄嫵於其母家。母強售

卷之二十一
之於千戶某。嫉求死不得。入門展拜。卽呼千戶爲父。而訴以故。千戶義之。不奪其志。仍以歸崔。人頌千戶之高義。而嫉之急智。亦不可及也。

靖逆侯張仁宗之配高夫人。詩才清絕。張侯家財數百萬。以好客喜施。不二十年而罄。薨逝後。其子謙襲職。貧不能支門戶。太夫人示以藏鏹處所。發之得三十萬。賴以資用。蓋侯在時。太夫人已逆料之。而預爲地也。其識力有過於丈夫者。豈復尋常閨閣中所能知。

六安夏秀才寶傳。少任俠。出雅兩廬公之門。廬謫戍。僮僕無肯從者。夏奮然往。居三年。廬蒙

賜餼。始與俱歸。厚贈以報之。不受。人以此高之。乾隆庚子科。以年過八十。

欽賜舉人。

杭州吳修撰鴻。視學湖南。壬午科典試者。爲嘉定錢竹汀大昕。韓城王偉人杰。三公皆衡文巨眼也。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吳。吳所最賞者。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失一。吾此後不

復論文矣。榜發之日。吳使人走探。俄而鈔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僅有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矣。吳大喜。一時省下傳爲佳話。

乾隆五十二年。貴筑李尙書世傑督蜀。令民沿城皆植芙蓉垂柳。今皆合抱。花時爛若雲錦。人比之召伯甘棠云。

往在成都見三異人。其一曰賣回子。係西域回鶻人。童顏鶴髮。類有道之士。住禮拜寺。冬夏不設茵席。以

小石子堆一炕。夜則兀坐。日則閑遊街市。出言元奧。人莫能曉。饋以食。有受有不受。其一曰徐瘋子。語音類秦人。疥癬滿身。行乞於市。夜則棲身東洞子門。途見所棄死貓鼠。則攜回燒之供殮。病者向索藥。徐隨手拾土石與之服。無不立愈。其一曰笑和尚。終日不言。見人惟一味憨笑。喜吸煙。向人索之。其人必多吉利事。故人爭與之。轉有固卻者。居寶光寺。寺僧惡其嬾。故遲其飯。或未明卽食。及舉箸笑和尚輒在。鄰有張裁縫者。訝其非常人。俟其出遊。必瞞之。一日笑和

尙忽謂張曰。爾寒暑無間。俟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嬾。不耐爲人師。有徐瘋者。道行高。堪爲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卽偕往。適徐熬火炙死鼠。飲白醕。遙見之。責笑和尙曰。爾不耐爲人師。又何苦拉別人乎。言訖大笑。時朔風正勁。城門外寒氣更甚。笑和尙與徐皆赤足露頂。將及三鼓。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奇煖而香。後徐張與笑和尙同日不見。惟賣回子至今尙存。

長白那蘭長海。父爲鎮安將軍。以

恩蔭立得官。引疾不赴補。愛易水之雷谿。築室居之。
自號雷谿居士。吟諷不輟。嘗襲裘弔所親喪。見其貧。
不能辦。卽解裘與之歸。中途見異書。亟欲買之。又解
其裏衣以質焉。由是得寒疾。伏枕夷然。李眉山嘗贈
詩云。二月輕寒擁鹿皮。人間獨有馬卿癡。夜來竈底
無煙火。自詠梅花絕調詩。可想見其人矣。

奉天于紫亭宗瑛。爲襄勤公之孫。乾隆甲戌進士。改
庶吉士。歷官至御史。性簡淡。不趨榮利。所在掃地焚
香。似韋左司之爲人。詩筆沖淡。亦酷似左司。著有來

鶴堂集

胡恪靖公寶琮。世居徽州。父官松江府教授。遂家焉。生公之夕。教授公寓居王文成公祠。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恭扈聖駕南巡。至會稽。

御祭王文成。

命公賁金軸讀祝堂下。方知前夢之徵也。

恪靖公未遇時。赴禮部試。有友人託其代賁文書投部者。爲奴子誤事。致愆期。其人不得與試。公知之曰。

吾累吾友不得入闈。吾安忍獨試。遂不入闈。尋考授
中書。歷官巡撫。

熙朝新語卷十二終